



我与一座城

牡丹盛开柏乡城

王保中

记得七八岁时，父亲骑自行车带我去河北柏乡县城赶庙会。那时感觉县城很大，东街的县中操场是全县最大的广场，也是庙会的中心，人很多；南街有一个新华书店，里面有好多想买的书。

后来直到读高中，我才真正从农村走进了这座心目中最繁华的城市。当时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够考上大学，然后像我的中学老师那样在柏乡县城里工作和生活。

1992年，我到河北省省会石家庄市上大学，那是我第一次走出柏乡。入学后我很快意识到，最怕回答的问题是“你的家乡在哪儿”。那时候几乎没有人知道柏乡。每次回答，我都要反复解释，对方才会似懂非懂地点点头。

为什么我的家乡就这样默默无闻呢？那座我曾以为最繁华的柏乡城，有我最美好的回忆和梦想。可静下心来将柏乡与其他城市一比，就发现：这里地方小，地理位置一般，没有什么特产特色……尽管如此，我还是不服气。一个周末，我偷偷跑回柏乡，城里城外转了两天，结果却有些扫兴。那时的柏乡城确实很小很普通，骑自行车差不多10多分钟就能把县城转一遍，街上卖的东西都是普通的日用百货和农产品。

为此，我专门向高中语文老师请教。他说：“咱们这儿是传统的农业县，面积、人口和县城规模在全市里算小的。但历史悠久，柏乡城‘汉牡丹’是世界牡丹的活化石，非常神奇，你可以去看看。”然而，当时的我对花草根本没有兴趣，是否神奇当然懒得去考证。

大学毕业，我打消了当初回家工作的念头。先是到邢台市一家国有大型企业工作，后来又调到石家庄。虽说距离家乡都不远，但回去并不多，也没有兴致再去转转那座县城。

突然间，我发现似乎一切都变了。近些年，与外地朋友交流，只要我说到家乡柏乡，不少人都知道在哪儿，还说柏乡的牡丹很有名，有时间一定要去看看。甚至有朋友就去过柏乡，赏小城堡不错，很有特色。这勾起了我的兴致：柏乡的变化这么大吗？一位省报资深记者说：“这几年，你家乡县城的变化很大，可都是沾了花的光，牡丹快成了柏乡的名片啦！”

百闻不如一见。带着强烈的好奇心，我找了个机会回到柏乡，仔细转了转。果然是耳目一新！从牡丹广场、牡丹小区，到宽敞的牡丹大街；从星级宾馆汉柏大酒店，到新建成的中兴文化公园，再到高速公路“光武中兴之地，神花牡丹之乡”的醒目迎宾词……现在的柏乡县城，就像一株从二月一下子跨越到四月中旬的牡丹花，不仅比当初长大长高了好几倍，而且“花”绽芬芳，端庄典雅，变美了，也更有神韵了。如今，在柏乡县城的大街小巷，随处可见“牡丹”的身影。柏乡的牡丹产业也发展迅猛，牡丹种植面积不断扩大。每年四五月份还会举办“中国汉牡丹文化节”。

回到石家庄，与几位老乡一起聊天。说到牡丹，大家感触良多：一个地方的发展变化是与时代紧紧相

连的。柏乡的发展变化，看似是牡丹的作用最为突出，可那7株相传从汉代长出的牡丹，已有近2000年历史，在柏乡年年盛开，为什么只是到了近些年才一步步“红”出了县、“火”出了圈，吸引那么多游客来欣赏呢？从基本上讲，是人们日益富足起来的生活，让大家有空闲有雅兴去赏花怀古，是旅游经济带火了牡丹，红火了柏乡，让这座普通的平原县城如牡丹一样在新时代的春风中盛开。

好消息不断传来。前段时间，我又看到一条令人欣喜的消息：柏乡县正在组织勘察古城墙，已经挖掘出了南城门和部分城墙的底座，下一步，县里准备将其修复开发为新的旅游景点。

如今，从师范学院毕业的外甥，已经在柏乡县城成为一名中学教师，实现了我当年在县城做老师的梦想。外甥经常在短视频平台上展示自己用手机拍摄的柏乡城美景，还常附上这样一句话：“谁说小县城不能出大片！”那一张张在县城不同位置的随手拍、一个个短视频，看了真令人神往。

几天前，一位在柏乡县城工作的同学打来电话。聊天的时候，他向我推荐了一款以家乡牡丹为主题的文创工艺品。然后，他有些感慨地对我说，如今的柏乡城，生活很方便、很舒适，再也不是20多年前的样子了。他说：“如今的柏乡，可谓‘小城不大，风景如画；人口不多，个个好客’！”

新时代变化的不仅仅是家乡那座城，还有在那里生活的家乡人——他们更幸福、更自信了！

下图为柏乡县城牡丹广场汉牡丹雕塑。
柏乡县委宣传部供图

为了海底通途



来到蔚蓝色的大连湾，站在“津安3”沉管安装船的甲板上，一阵海风送来大海的味道。船上静悄悄的，偌大的甲板竟看不到个人影。这是2022年8月4日。

就在一天后，大连湾海底隧道最后一节E18沉管，将沉入25米深的海底。那可是个重达近5万吨的“大家伙”，且要与E17管节和最终接头之间实现无缝对接。

大连湾海底隧道主线长5.1千米，其中沉管段长3035米，由18节沉管组成。自2020年12月9日安装E1沉管以来，已经完成了17节沉管安装。随着最后一节E18沉管落入海底，最终实现所有管节的对接。

双向六车道便在这沉管中。标准管节每节长180米、宽33.4米、高9.7米，堪称一个中型航母的排水量。18节巨型沉管组合起来的立体空间，就是一条完整的海底隧道。

施工期间，“总船长”和船员们一次次将巨大的沉管平稳地放入海底。精度要求是毫米级对接，必须做到滴水不漏，其难度可想而知。

面前这位壮实的汉子，就是大家口中的“总船长”，真名叫刘建港。1975年，青岛港六号码头总体改造工程竣工，结束了青岛港没有客运泊位的历史。那一年出生的刘建港因此得名。19年后，刘建港子承父业，从此真的一辈子与港口结缘。说起名字的由来，满满的自豪感溢在他那被海风吹红的脸上。

为何都叫他“总船长”？刘建港指着脚下的甲板说：“这条船叫‘津安3’，对面那条叫‘津安2’。这是我国首套沉管安装专用施工船组。我负责这个船组，就被称作‘总船长’了。”

原来如此。刘建港就是这对姊妹船的总负责人。可别小瞧这两艘船，它们声名赫赫，是建设港珠澳大桥的功勋船舶，目前已成为世界上安装沉管最多的施工船组。从2013年到2017年，刘建港和同事们在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干了5年，安装了33节沉管，那是世界岛隧工程史上首个真正意义上的外海深水安装沉管隧道。之后，他们又奔赴数千里外的北方，转战大连湾海底隧道工程。

刘建港把我带到甲板的绞缆机前，他告诉我，明天，他们要先将E18沉管浮运到指定方位，再将安装船上的钢缆系泊在海底预先布好的锚上，操作员便可根据测控系统显示的数据，用手柄操控缆绳，进而控制沉管入海。缆绳绞移速度需严格控制，在每分钟10厘米以内，避免沉管蹭海底边坡，要依据沉管轴线的偏差调整安装船与沉管的姿态，有效把控沉管对接精度。毫米级的精度要求，靠的是默契的配合和上百次对接调整。

大连湾的气象、海流、波浪、盐度、海底等状态瞬息万变。在沉管安装的数个小时里，刘建港他们要随时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状况，紧紧盯着控制室的大屏幕，不能有丝毫懈怠。

每次安装沉管之前，刘建港都会对两艘船的各个锚机、每根缆绳反复查验，检查无误后才放心离开。

“海底沉管如履薄冰，责任比天大。每次临战，都有种成败系于一身的使命感。对我们来说，此举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！”刘建港的表情严肃起来。

只有在确认沉管对接成功的那一刻，他们才能松上一口气，然后睡上一宿好觉。事实上，刘建港已经一连好几天都没睡个好觉了。听船上的同事们说：“每次两天两夜的沉管安装期，总船长都要24小时连轴转，这成了他的工作常态。”后来，我从刘建港的口中得到了印证：“沉管安装整个过程中，人的精神状态都是高度集中的，根本没有睡觉的心思。”尽管总控室里的空调一直开着，但他的衣服自始至终都是湿透状态。作为现场指挥的他，越临近胜利，越小心翼翼。

二

28年的船员生涯，刘建港的足迹遍布青岛各大港区、港珠澳大桥、深中通道、大连湾海底隧道等多项重点工程建设。刚参加工作，他在起重船上从事浮吊起重机械操作，前后干了近20年。相比起重机械操作，沉管安装的难度大很多，无法用肉眼观察，潜水员报送的实测数据又往往存在滞后性，几万吨沉管的惯性也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。

如今的刘建港，已熟练地掌握从起重船到安装船等多种船舶的操控技能，有着过人的大型船舶管理经验。他和同事们用一次次成功擦亮了这支“国家队”的金字招牌。他本人也获得了山东省水运系统“齐鲁工匠”、港珠澳大桥十大工匠、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建设功臣、中交集团暨中国交建劳动模范等多项殊荣。

在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施工中，刘建港和同事们一共下沉了33节沉管。他指挥的安装船在E28管节沉管安装中，曾创造了极致偏差对接精度纪录。

“那是世界上最难建造的海底隧道。”刘建港说，“标准沉管180米长、37.9米宽、11.4米高，浇筑完成后重达8万吨，整个海底隧道一共有33节这样的沉管。这33节世界最长的沉管，要在海底无缝对接，难度是超乎想象的。”

在港珠澳大桥工程之前，中国在海底对接沉管技术领域方面还是一张白纸。中方找到这项技术世界领先的一家海外公司，哪知对方一开口就要价15个亿。中方出价3个亿，只需他们把一部分技术转让给我们。但对方很骄傲，甚至说，离开了他们，中国人休想建成如此高难度的海底隧道。

没有外国的技术，中国人照样干。中交一航局承接这项艰巨任务，经过科技人员和工程建设者无数次攻关，终于自主研发成功了。

来到港珠澳大桥工程出任“津安2”“津安3”船组总船长时，公司领导语重心长地对刘建港说：“你知道中交一航局的任务有多光荣吗？我们建的是世界上最宏伟的海底隧道，隧道长约6.8公里，海底



沉管段长约5公里，由33个管节加一个最终接头‘搭积木’连接而成。你作为总船长，担子尤其重。”

刘建港牢记这份沉甸甸的责任。2014年9月，出任“津安2”“津安3”船组总船长刚一年半，刘建港就在伶仃洋“津安3”的甲板上经历了一次台风的突袭。人在甲板上，面对狂暴的台风，一不小心就可能被卷入大海。偏偏这时候又赶上E13沉管即将出坞。为了沉管的安全，大家都拼了！

眼见深坞中的沉管在台风和暴雨中飘摇不定，多根缆绳在风暴的撕扯下断裂，刘建港急了，冲到了甲板上。巨浪撞击着船舷，激起的水柱重重地将他打了一个趔趄。已经浑身湿透的他攥住了一根缆绳，呼唤船员紧急集合，马上更换断裂的缆绳。那一刻，刘建港只有一个念头——不能让沉管和安装船有一点闪失。

此时此刻，没有人退缩。大家一分一秒地争抢着时间……从夜晚到黎明，不知不觉，10多个小时过去了，大家忘记了吃饭，也忘记了休息，直到加固了最后一根缆绳，才松了一口气。当见到几个年轻人筋疲力尽地坐在甲板上，浑身上下都湿漉漉的，刘建港既心疼又欣慰。

在港珠澳大桥工程的5年间，刘建港成了闻名一航局的“拼命三郎”。安装船上那12根缆绳，他熟悉得不能再熟悉，缆绳的每一厘米纹移都牵动着他的心。为了让两艘安装船精准同步，他带领船员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，在深坞里进行过无数次的演练。他将每一根缆绳的方向、受力程度，不光清清楚楚地记在本子上，也早已烂熟在心里。

三

在刘建港心里，有两个家，一个在青岛，一个在船上。

他爱自己的小家。可自从担任了总船长，便从春到冬都漂泊在远方的大海上。一年365天，刘建港有一年竟然320天都在船上，就连回家探亲短短地待上几天都成了奢望。他只能把家装进心里，把微信头像设置成女儿的照片，这样一打开微信就能看到女儿。

他也爱安装船这个大家。话不出三句，就会蹦出个“船”字。每次南北转战，他都充满了激情，他已把两艘安装船当作了自己的家。他说：“刮风下雨大家都往家里跑，台风大雨天我们往船上赶。”

一个“赶”字，道出了他对那两艘安装船深深的爱。

船上清一色的男同事也都早已把安装船当成了自己的家。一节节沉管将大家紧紧连到一起，组成了一个特别团结的大家庭。在这个家里，大家同心为祖国浮运安装沉管，这是他们的责任和使命。

利用宝贵的休息时间，刘建港还会和“家人”们一道给船打磨、除锈、涂油漆，就像为自己的家重新装修一下。他看不得船体在施工期间受到海水侵蚀，出现任何斑驳锈迹。每当有人问及这两艘安装船为何保养得如此漂亮时，刘建港都会粲然一笑：“我们以船为家，家就应该漂亮，让每个人都感觉像港湾。”

四

2022年8月5日清晨，又是一个霞光初露的早晨。“津安2”“津安3”和拖轮编队悄然起航了，浮运着E18沉管离开了锚地。此时，大连人也许还在梦里，但刘建港他们却已精神抖擞地出发，他们要去挑战一个新的纪录。

刘建港与同事们在甲板上、总控室忙碌着。总控室里，大屏幕映出蔚蓝的大海，“津安2”“津安3”一字排开。工作台上，各种仪表仪器信号频闪，有条不紊地运行着。

2022年8月5日23时26分，这注定又是一个值得被记住的历史时刻！我国北方首条海底沉管隧道的最后一节沉管圆满完成对接安装，创造了世界跨海沉管隧道建设史上安装速度最快、用时最短的新纪录，彰显了我国沉管技术领先世界和科技创新的实力。

夏去秋来，冬去春来。眼下，大连湾海底隧道工程正在加速推进，按照预期将于今年5月1日通车。从此，美丽的大连湾不再是困扰大连市发展的交通瓶颈。从大连湾北岸到南岸近1个小时的拥堵车程，以后走直线5分钟就能到达。而在遥远的南方，伶仃洋上，港珠澳大桥如巨龙蜿蜒，桥面上、隧道中，车来车往。这一切，都离不开像刘建港这样千千万万的建设者们……

图①：港珠澳大桥海底隧道入口。
周子喻摄（影像中国）
图②：大连湾海底隧道最后一个管节E18开始沉放。
田普江摄
版式设计：赵偲汝

点 鸟

洪忠佩

深冬的早晨，鸳鸯湖区弥漫着浓浓的雾气。近水，远山，仿佛重叠在一起，让人很难找到分界线。一群白鹭停在湖畔枫香树的枝丫上，似乎还处于“夜宿模式”。许是我们的相机快门声催醒了白鹭，它们纷纷向着湖畔的浅滩飞去。

湖风，阳光，是湖区最好的驱雾剂。渐渐地，可以看清身旁花桐木与乌柏树上燕雀、灰树鹊、啄木鸟灵动的身影。然而这些鸟儿，都不是江西省林业科学院工程师缪沪君一行要“点鸟”的对象，进入他们视野的，将是湖区越冬水鸟。做水鸟调查有很多说道，缪沪君他们还是觉得“点鸟”最为形象，通俗易懂。

这一天，是2023年1月11日。缪沪君一行与江西各地近百个调查组，对赣江、抚河、信江、饶河、修河等“五河”流域越冬水鸟做同步调查。缪沪君他们到达

的位置是饶河源之一的婺源，重点对鸳鸯湖区观测点的经纬度、物种数量、雌雄成幼分布以及生活环境和人为干扰情况进行观察记录。

鸳鸯湖区是婺源森林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三个片区之一。在保护区范围内，蓝冠噪鹛、白腿小隼、中华秋沙鸭、青头潜鸭、白鹤、鸳鸯等珍稀鸟类种群栖息其中。阔叶林、落叶林、湖岸线连成环状的山野，与湖汊、湖面、水草一起，形成了独特的生态系统。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，有2000多对鸳鸯选择在鸳鸯湖区越冬。

“看到了，看到了！”缪沪君压低嗓子的惊讶声，吸引了其他成员聚拢过来。大伙儿一个个凑近单筒望远镜，看清了湖面上鸳鸯的身影。突然，一群又一群的鸳鸯、鸬鹚、斑嘴鸭，像约好了似的，忽而游

弋于湖面，忽而绕着湖岸线飞翔，让我们一饱眼福。“鸳鸯144，斑嘴鸭49，绿头鸭8，鸬鹚8……”在1号观测点，缪沪君目不转睛地盯着望远镜，一一报告看到的水鸟数目。与缪沪君搭档的谢凯，称得上是专业的“亲鸟”人士，他带过许多观鸟爱好者到婺源，春天走石门、鹤溪村，看蓝冠噪鹛，夏秋到晓村村看白腿小隼，冬天在坑口渡口一带看中华秋沙鸭。不过，作为“五河流域”水鸟调查队伍的一员，在鸳鸯湖区目睹如此壮观的水鸟群，谢凯还是头一次。

湖区里，山峦尽显黛彩：香樟、楠树、栲树、木荷依然苍翠，黄樟、枫香、栗树叶落尽，枝干错落的美感，与周围的苍翠交织出别样的美感。向导吴志勇肩负湖区林业管理、鸟类保护双重责任，生怕调查人员看不清他守护的“家底”，一次次领

着我们走向不同的方位，观测到各类水鸟飞舞的景象。

在鸟类中，鸳鸯是最为胆小的水鸟之一，它们脾气温和，喜欢安静。也许是感受到了我们的友善，一只只鸳鸯在湖面上悠闲地戏水，或流连，或追逐，或滑翔。

自古，鸳鸯在民间文化中就很受欢迎。如今，人们对包括鸳鸯在内的水鸟的保护意识越来越强。现在，保护区还与有关部门合作，在大鄣山等7个地方设立了自然教育“飞羽”学校，让孩子们走进大自然，认识和保护家乡的珍稀鸟类。

山川不老，湖水依旧。而今，水鸟已然成为婺源生态环境质量的指示物种。值得欣慰的是，从北方到婺源越冬的鸳鸯，已有部分成为留鸟。在一只水鸟身上，我们不仅能够找到一片纯净的水域，也能仰望一片湛蓝的天空。



大地